

名誉主编 陈建功
主编 傅光明

在文学馆
听讲座

ZAIV

插

图

本

点评 金瓶梅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在文学馆听讲座——

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一个学术争鸣的讲坛

一座承载文化的殿堂

一处文学精神的家园

一方传播知识的净土

ISBN 978-7-80713-530-2



9 787807 135302 >

定价:24.00 元

名誉主编 陈建功
主 编 傅光明

在文学馆
听讲座

插

图

本

点评 金瓶梅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插图本点评金瓶梅 / 陈建功名誉主编; 傅光明主编.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7.9

(在文学馆听讲座)

ISBN 978-7-80713-530-2

I. 插… II. ①陈… ②傅… III. 金瓶梅—文学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87459号

责任编辑 徐峙立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 82098470

市场部(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hs.com.cn>

电子信箱 hbch@sdpress.com.cn

印 刷 济南文建印刷厂

规 格 148 × 210 毫米

11.5印张 33幅图 260千字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定 价 2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人性深处的世情小说

（代序）

傅光明

现在回想起来，还不敢断定，我是否在不宜的“少儿”年龄看了《金瓶梅》。其实，说是“少儿”，也已经进入动物发情期，时不时会在夜里鬼使神差般地出现性梦。尤其是在读了《金瓶梅》这样的“黄书”以后，更是把一个雄性的小肉身折腾得难以自持。但我并不想因为自己曾在年少时有过这样的“荒唐”，而道貌岸然地对现在如同我当年一般年纪的“少儿”提出规劝：千万别看《金瓶梅》，那可是“淫书”！

然而，几乎一条恒定的规律是，成长中的青少年绝难按着父辈的经验经历自己的人生。我自己不正是如此吗？遥想当年，不但常不听老人言，还总会逆天地做出些令大人们难以接受，甚至无法容忍的“荒唐”事来。有意思的是，现在已为人父的我，在女儿还没进入青春期的年龄，就感觉到了这样的轮回。当我非要按照己愿一定要让她干什么的时候，她至少有时已经会“逆反”了。

仔细一想，在力必多分泌过剩的当年，不就是怀着对成年世界的



◎ 插图本点评金瓶梅

2

在文学馆听讲座

“逆反”，不光偷偷看了《金瓶梅》，而且专挑那两万多字的“淫秽笔墨”反复阅读，不仅快把“潘金莲大闹葡萄架”背了下来，且每每都看得心惊肉跳，并得到生理上的极大愉悦吗？

若《金瓶梅》不“淫”，能如此乎？抑或非《金瓶梅》“淫”，而是我有如宝二爷之“意淫”？这是我在成熟了一些之后开始思考的问题。怀春的欲望并非洪水猛兽，它需要理性的疏导，需要科学的排泄。万物灵长的人，一旦进入了婚爱的轨道，不仅对“淫”的定力会相应增强，还会慢慢对饮食男女之大欲心怀一种淡定。拿《金瓶梅》这部文学作品来说，我现在早已经能以淡定之心，欲来观之。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份不惑，才在请国内研究明清小说的一流学者系列讲完《红楼梦》、《水浒传》、《三国志演义》和《西游记》之后，策划开讲《点评金瓶梅》，何况这在学术上一点儿也不犯忌。自然乐于在此将听“金”的一己所得存此备忘，与读者分享。

—

享有中国古典小说“第一奇书”之誉的《金瓶梅》，刚一问世，便在当时的文坛和社会引起了震动，至今虽历经四百多年，仍毁誉不一，称道者认为其是中国世情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是“上承《水浒》与宋元平话，而下开清初小说中诸名作的一部伟大作品”，“在我国小说史上是一部里程碑性质的作品”。古人有“《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之说。而毁之者则把它视为“古今第一淫书”，“坏人心术”，“决当焚之”。是耶？非耶？我一下子也二乎了。

从2006年3月17日的《新京报》看到一篇题为《徽州西溪南村开发〈金瓶梅〉遗址公园》的报道，当地学者认为《金瓶梅》作者是徽州人；政府以“小说诞生地”，“西门庆故里”招商开发旅游。现在政府真有钱，西溪南村出手就是大手笔，打算按照书中描写的场景“投资两千万元”，兴建一批“金瓶梅”景点。理由似乎很充分，因为当地学者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及书中人物原型都是徽州西溪南村人，书中的故事

都发生在徽州一带。并强调“《金瓶梅》是全方位传播徽文化的载体，扯动着徽文化的每一根神经”。而且，当地政府以后还要推出“金瓶梅宴”，建设性文化博物馆。还说“五一”即开放第一批景点。我不知是否做到了，但不管怎样，这无疑又是一出文化搭台为经济唱的大戏。

既然有经济利益可图，也就不难理解《金瓶梅》的旅游项目全国不止一家。有意思的是，各处都能拿出自认的理由和证据将《金瓶梅》的作者归于当地。

这自然源于对《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有许多说法。据现存最早的《金瓶梅词话》刻本上欣欣子的序，《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可这个兰陵笑笑生是谁，明清以来，众说纷纭。反正我从少时偷看《金瓶梅》直到现在，也没弄清这个“笑笑生”的真实身份。倒是常在玩笑时，把他称为学坏的老师。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把主要的说法挑出来，就不下十几种（像我在复旦的博士后导师组成员之一的黄霖教授，经考证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明末的文学家屠隆）。《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谁？何时成书？它是由一个人独立写成，还是“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听完我所倾慕的大学者刘世德讲《金瓶梅》的作者之谜，似有所悟。

刘世德对《金瓶梅》的作者，主要讲了有着递进因果联系的四个问题：因古代小说的署名问题，引出“兰陵笑笑生”这样的署名；又因这“笑笑生”，便引出种种不乏推测的说法；又因有这么多的说法，也就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主观判定。既主观，就难免自认证据在握，言之凿凿。刘世德以充分、有力、深入的分析，直率而无情地指出，“笑学”（研究“笑笑生”的学问）的一切都是伪科学的猜测。他负责任地、老老实实在地声明，他不知道“兰陵笑笑生”是谁。

对这样没有结论的答案，我们惯于接受吗？以往，我们总习惯于在接受一个事件、一个问题时，一定要有个结论。当然，很多时候，结论是容易下的。也正因为容易下，有许多结论很快又被颠覆了。所以，实际上刘世德是把关于《金瓶梅》作者之谜复杂的过程性呈现了出来。没有结论就是他的结论。历史也常常如此，哪有那么容易下的结论！



◎ 梅瓶金瓶梅

4

在文学馆的讲座

刘世德还在演讲中意味深长地指出了目前学术界浮躁的大毛病，而文学馆的讲座就是要努力提倡多一点心平气和、扎实严谨、科学客观的学术态度，少一点心浮气躁的急功近利，少一点盲目草率的凭空猜想，少一点伪科学，不老实的考证。

二

只要一提《金瓶梅》，人们脑子里马上会跳出潘金莲的名字，并冠之以“古今第一淫妇”。为了跟西门庆“偷情”，害死丈夫，何其毒也；为了满足性欲，“霸栏汉子”，令西门庆“脱阳而死”，何其淫也！潘金莲是否就是一个坏到无以复加的“淫妇”？作为女性，她是否也是那个社会、时代的牺牲品？她的悲剧性何在？周先慎一方面深入剖析了潘金莲形象的悲剧意义，另一方面，指出女性以群体形象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小说中，恰是在《金瓶梅》。它的作者生动丰富地展示了封建社会后期妇女的生活命运和悲剧图景。在群像中最具活力的当然是潘金莲，这个形象之所以成功，在于作者刻画出她的复杂性，写出她的恶德，恶行并非与生俱来。因此，把她写成一朵一夫多妻的男权社会所孕育出来的恶之花，并由此显出具体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生悲剧，也可说是小说的艺术价值之一。同时，若把潘金莲作为一个追求者的悲剧形象，她还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其实，从作为一个追求者的角度来看，潘金莲的女性追求，甚至在今天，都有着现实性。不是吗？现代女性要想先第一成为人，然后才是女人，不仍然是何其难吗？

不过，如果说潘金莲的淫荡是她被恶的社会压迫的一种反照，可她同样在压迫着其他的女性，像对宋蕙莲、对李瓶儿，是那么的阴毒、残酷。若拿《红楼梦》做个不知是否合适的比对，我觉得，《金瓶梅》显得似乎一切都在一个“性”字，一切因“性”而起；而《红楼梦》则似乎一切都在一个“情”字，一切因“情”而生。“情”与“性”两相对比，在揭示人性隐秘的痼疾上，倒好像《金瓶梅》的笔墨更犀利甚至恣肆，将人性、人情、人欲剥得体无完肤，真是一点儿面子都不给。

这也确是《金瓶梅》的写实风格，即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罪恶与悲惨的人生。拿潘金莲来说，她情欲膨胀，人性扭曲，似乎只有在情欲里才有自我的存在。所以，她只要享受无边无际的情欲，任情欲之火烧死两任老公，任情欲之火烧死自己，最后死在梦中情人武松的尖刀之下。

女性在中国小说中形象塑造的发展变迁，又何尝不是从古至今女性生命轨迹的一种记录，也是一种文学的历史真实。当我们从史书中无从找寻更多对女性生存状态和命运记录的时候，小说就成了透视女性在社会、思想、文化等诸多貌相的最好折射。这会让我们思考很多，以女性的生命价值为例，是否成为相关教子的贤妻良母就是女性最好的定位呢？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依然沿袭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有许许多多的中国妇女，仍然是男性的生育机器和泄欲工具。相反，在一些发达的大城市，又有一些现代的知识女性，觉醒了主体意识，个性张扬，敢爱敢欲，甚至有的把男人当成玩物，成为“西门”一族中的女杰。同时，也还有些现代女性又在重复着《金瓶梅》中女性的悲剧命运。所以，才会有潘金莲式的以恶抗恶。当自家男人出轨了，为了报复，就找别的男人偷情，自我堕落，甚至自我毁灭。女性要活得自尊自重自爱，仅仅以色立身终不能长久。单从男女感情来看，女性最怕的莫过于当她全身心地为男人付出一切以后，男人成了负心汉。我愿在此祝愿天下女性享受天赋的生命权利，活出女性的姿彩！



三

戏剧家孟超在《金瓶梅人物》一书中说：“一部《金瓶梅》所写的大小人物，在各种情事底下反映出的卑鄙无耻、荒淫悖乱，一切都是为了衬托西门庆而设的。”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曾读过《金瓶梅》原著，但对西门庆是一个坏到无以复加的淫棍、恶霸、官商，几乎没有任何异议。甚至“西门庆”这三个字，几乎成了“纵欲淫乱”的代名词。其实，这同时是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即我们常常对并不十分真正了解的人与事，早已有了先入为主的判断和结论。换言之，我们很少思考《金

《金瓶梅》的作者为什么会塑造西门庆这样一个人物？作为文学形象，西门庆塑造得是否成功？塑造这样一个形象又有什么意义？

显而易见，《金瓶梅》是西门庆的人物传，周先慎《西门庆形象的典型意义》清晰地梳理出西门庆的生命轨迹：西门庆出身算不上高贵，土财主出身。老爸是个开药铺的。小时候不好好读书，缺乏教养。长大了，结交一群狐朋狗党，打通官宦，亦官亦商，搜索民财。背后有了坚如磐石的政治靠山，便得以独霸一方，妻妾成群，玩娼嫖妓，贪赃枉法，无恶不作，为霸占潘金莲，毒死武大；为奸骗自己铁哥们花子虚的妻子李瓶儿，将花子虚活活气死；后又指使无赖将李瓶儿的招赘医生蒋竹山打死。西门庆以性事为乐，终致脱阳而死。他死后，又有妻妾争风吃醋，偷情藏奸，直到金兵南下，西门家族彻底败亡。

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说过这样一句话：“《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生存着。”即便把这句话拿到21世纪的今天，也还是有它的现实性。在《金瓶梅》书中，与西门庆有染的女人，包括妻妾姘头妓女丫鬟有二十多个，他的衣钵传人、女婿陈经济，本事虽不及岳父大人，却也包着六七位“二奶”。但这爷俩与当代西门庆，被揭露出来的贪官张二江一比，却都是小巫见大巫，梁山有一百零八位绿林好汉，而张二江“睡”过的女人达一百零八名。西门庆的事业不仅后继有人，而且层楼更上。

再说西门庆，有多条人命在手，竟靠着给蔡太师送礼行贿，不仅能逍遥法外，还能官运亨通，当上执掌刑狱的理刑官。这该是怎样的一个官场，怎样的一个社会！从现实感来看，有一次，西门庆隆重接待已做了两淮巡盐御史的蔡蘊，并馈赠大礼。拿了好处的蔡御史豪爽地说：“有甚事，只管吩咐，学生无不领命。”我马上联想到一些被揭露出来的贪官，他们的发家、罪恶与衰亡，与西门庆是何其相似！这样的事，在现实中也还远没有绝迹。至少在反腐题材的影视剧里比比皆是。因而，《金瓶梅》作者那首聊发感慨的诗，也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

公道人情两是非，人情公道最难为。

若依公道人情失，顺了人情公道亏。

像西门庆一样“贪财、好色、玩权”的官不还大有人在吗？若把“西门庆”的名字，换成今天的某某、某某某，也往往都能对上景。为了钱，他们可以出卖一切，哪还管什么天理公道。鲁迅把《金瓶梅》称为“世情小说”，《金瓶梅》的作者无疑是在以“世情”警世。官场中的“西门庆们”不妨以《金瓶梅》为戒。

当然，另一方面，历史地看，在晚明社会经济初现端倪的体制下，像西门庆这样的恶霸、官商，才能如鱼得水。换言之，要想铲除现代西门庆们，就要彻底铲除其赖以生存的温床空间。党中央近年来一再强调反腐败，并不断加大反腐力度，还始终强调，只要是贪官，无论是谁，无论他有怎样的背景，都一律严查到底，法不容情。总之，由西门庆这个典型形象带来的现实思考还有许多。

四

2005年，中华书局出了黄霖（那时我还不认识黄老师，这次能请黄老师做客文学馆，是我这个学生沾了老师的光）的《说金瓶梅》。书的内勒口有他的夫子自道：黄霖，1942年生。十一岁上县城嘉定进初中住校，常蒙在被子里用手电筒偷看《水浒》等书，被老师斥为读“黄色小说”而革掉了“大队长”的职。长大后在复旦工作，被人戏说为搞最正经的学问，又搞最不正经的学问。好在做人还正经，尽管姓黄，却未曾戴着有色眼镜来读《金瓶梅》，倒是想：长期被人看作“不正经”的《金瓶梅》，何时能使普天下都承认它名副其实地姓“金”，而不是姓“黄”。故从1979年起，在做“正经”学问之余，为《金瓶梅》作考证，写论文，做校注，编辞典，搞翻译，也不问在别人眼里这做的算不算“学问”，是“正经”还是“不正经”，自己只觉得堂堂正正，搞的是正儿八经的“金学”。书的封面上标明：品味“第一奇书”，感受



“金学”奥秘。

遗憾的是，由于演讲时间的限制，黄霖选取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视角，分析《金瓶梅》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也就是“金”（潘金莲）、“瓶”（李瓶儿）、“梅”（庞春梅），及其他一些女性人物，包括吴月娘和孟玉楼各自不同的命运，并提出了思考。事实上，女性的主体意识与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矛盾，在现代社会也还是存在的。所以，女性要有主体意识，活出自我，也要有对情与欲的节制。像春梅那样的人生观，“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是不可取的。不过，今天又确实上演着《金瓶梅》的现代版，比如红杏出墙“一夜情”、心甘情愿当“二奶”，甚至当妓女卖淫。然而，一旦生活中只剩下了情欲，势必会被情欲所毁灭。西门庆是这样，紧随其后的潘金莲也是这样，她毁灭了别人，社会也毁灭了她。

黄霖的精妙见解，都在他的《说金瓶梅》里。这本书的封底有一个广告语，最后一句是“千秋功罪，众说纷纭，且请金学名家黄霖先生带我们走进《金瓶梅》”。黄霖在书前有篇导言，题目叫《走进金瓶梅》，他认为《金瓶梅》“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最大特色，就是第一次全心全意将人间的丑恶相当集中，全面、深刻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这里，能看到昏庸的皇帝、贪婪的权奸、堕落的儒林、无耻的帮闲、龌龊的僧尼、淫邪的妻妾、欺诈的奴仆，就是几个称得上‘极是清廉的官’，也是看着‘当道时臣’的眼色，偏于‘人情’，执法不公。到处是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经济的混乱，人心的险恶，道德的沦丧”。

我在这里，想不避嫌地再替老师做个广告：能否把《金瓶梅》简单地定为“黄书”，请先看姓黄者的书。他在书的最后把思考留给了读者：“《金瓶梅》这部名著应当璀璨于世界文学之林，还是将它幽禁于十八层地狱？千秋功罪，还是请大家来评说吧！”

五

《金瓶梅》是“淫书”还是“奇书”？还真一下子难以“评说”。单

就《金瓶梅》来说，有一个十分独特、离奇而又耐人寻味的现象，即真正读过《金瓶梅》原著的人并不多，可它的知名度不仅不在“三国”、“水浒”、“西游”、“红楼”之下，甚至往往比它们还更有“名”，当然出在“恶名”上。只因为《金瓶梅》写了性，写了淫，万恶淫为首嘛。但有多少人想过，那个署名“兰陵笑笑生”的作者为什么要在书里以那样的笔墨描绘如此之多不堪入目的肉欲场景？又有多少人想过，为什么一提到《金瓶梅》的书名，便不知会有多少人——主要是男人，包括我——就好像心里有鬼似的，变得心绪紊乱，缺乏定力？而且直到今天，也还有很多人谈“金”色变？

西门庆是生理上成熟的男性，对如何在生理上给成熟的女性带来快乐心里门儿清；西门庆给他所喜欢的女人带来的也更多是性快乐，并由性快乐又增进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包括像西门庆在李瓶儿死时的痛哭，其实也是这样一种体现。那哭至少看似真情，不像是在故意炒作。而反回头来看贾宝玉，他其实性没怎么成熟，还懵懵懂懂，而那几个少女也基本上是这样，只有袭人更富心计。如果有读者非要照小说人物现实化地去想，假如说，现实中有一个“贾宝玉”，有谁能保证他在十年之后不会成为“西门庆”？这似乎有点残酷，却也并非丝毫没有道理。

有趣的是，对于《金瓶梅》里面的潘金莲，有人认为她在性的方面表现了一种对社会暴行的反抗精神。还有的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在大观园中的葬花，也可算是一种内在的反抗。这样一来，潘金莲在世人眼里虽然很淫荡，但淫荡里毕竟也具有了一种反抗精神。《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虽然弱不禁风，但她的内心中也有这种反抗的精神，两者之间的反抗精神存在着什么联系吗？

对这样的问题，卜键在《〈金瓶梅〉情节进程的剖析》中做出了巧妙的解答：“由于我们长期被一些文艺批评理论所误导，好像文学作品里面一定要有某种反抗的精神，抗争的意识，才算完整，才算精彩，我的理解是其实未必。尤其是像潘金莲，她这种纵欲的场面跟反抗有什么联系吗？”



言外之意似乎是，潘金莲虽是在以一种淫欲的做法破坏着社会的秩序，甚至西门庆都已经醉酒不起，她还喂他吃了三颗胡僧药，可能比今天的“伟哥”劲儿还大，跟他做爱，终致西门庆“脱阳”。难道潘金莲是要以此来反抗封建男权？

至于林黛玉，艺术就是艺术。不能想象生活中真有一个林黛玉，在她蒙昧已开之后，步入了妇女行列，她的生活行为及性行为会是什么样。做这种世俗的推理、假设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毫无价值。林黛玉永远是曹雪芹笔下那个清纯的、艺术的、完美的形象典型，这就够了！如果非要揣测她成年之后，会不会有潘金莲那样的情欲、情色，这样去读一部文学作品，那可就读歪了。

《金瓶梅》里有纵欲，有死亡。卜键还曾写过一篇论文，说他在《金瓶梅》里“看到了在性与欲的文层表面之下，底蕴着悲天悯人的思考，底蕴着对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思考，底蕴着一种哲人的思考”。他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哀书”，写的是一种末世景象，并反复强调，“它写的是一部末世的生活画卷”。

从这个角度，是不是可以理解《金瓶梅》有一种对封建礼教的颠覆性？“存天理，灭人欲”，在这里结果是适得其反。“人欲”既灭，“天理”无存。《金瓶梅》恰恰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它要“兴人欲，灭天理”？

但事实上，一个色欲横流的世界同一个灭绝爱欲的世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现在讲“和谐社会”，其实“天理”和“人欲”也应该和平共处。两者要和谐，是一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阀。“天理”的存在不能以“人欲”的压抑为代价。不能一天到晚讲天理，然后把人性的欲望全部抹杀；相反，“人欲”的张扬也不能逾越“天理”的界限。老是要张扬个性，性自由，不能无边无沿，逾越法律。嫖娼卖淫者，超越了法律，自有法律去惩戒。换言之，法律与道德总该有一个“人欲”的底限。放欲无度，欲海无边，只能招致西门庆、潘金莲式的毁灭。

因此，我想，在读《金瓶梅》的时候，眼界得高，要从整体上去把握。就食色来说，老祖宗早就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

大欲存焉”。不管是已经进入成年的，还是已经进入“动物发情期”的青春男女，人生一世，无情无色，可乎？有情，有色的爱情，或者说有情、有色的情与爱，或许才能称得上是完满的人生。

然而，滥情、滥性、滥色、滥欲，则有百害而无一利，那样的结果离死就不远了。因为纵欲与死亡，只一步之遥。情色的主题与生命的，生活的主题总是相伴的。任何人的生命历程和生活细节，都离不开情与色。它是丰富生活内容，激活生命情绪必不可少的两点。没有它们，人的一辈子无性无欲，活得都跟太监似的，那这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人的正常生命欲望，应是在他正常的生命轨迹中正常地体现出来，这才合乎正常的人性。一旦超出那个度，就要受到惩戒。

读《金瓶梅》，不应仅仅着眼于它那两万多字的性描写，而应想一想怎样去梳理思路，在理性的解剖中，以科学的、历史的眼光去认识作者的创作缘由。他为什么要这么写？提供给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警戒我们什么？作为一个读者，这样也才是成熟和理性的。倘能如此，不会因为看了《金瓶梅》而有不正常的，或者逾越法律界限的行为，社会或许也可又多了一点“和谐”，说不定这同时又还是《金瓶梅》的贡献呢！



六

在听侯会把《金瓶梅》讲成晚明社会的一部“食货志”之前，从未想过小说中的货币描写，会透露出货币在晚明时期人们商品生活中的作用。西门庆的发家史显露他是怎样的一个商人，而“食货”与人性又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

侯会曾从货币这样一个细节来推断《水浒传》的写作年代。单凭这一点，便足以见出他敏锐的学术嗅觉。在这篇演讲中，侯会以晚明万历年间货币与今天当下之对折，来探讨当时的物价水准，并由此反映和分析了当时百姓生活衣、食、住、行的诸多方面。我们不妨拿今天的物价水准，去遥想晚明时期百姓生活的众生相。甚至可以从这个

角度，把《金瓶梅》看成是晚明社会道德沦丧、价值颠倒的晴雨表。更可由此清楚，金融经济是一个国家兴衰的重要基础，百姓生活是否稳定，也是国家政治、社会、经济生活能否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金瓶梅》写了作为商人的西门庆的发家史，侯会介绍了西门庆的五条生财之道和定向选择性极强的花钱之道，廓清金钱和利润是西门庆的生命线及准则。从他发家的过程看，凡能想到的正当或不正当的赚钱手段他都用过了。从西门庆与当时百姓的贫富分化，还可以跟今天做个有趣的对比，一边是宝马香车的富豪，一边是贷了款的大量“房奴”以及根本买不起房的城市穷人。从前不久的一份报道中看到，美国的一个大富豪将自己财产的百分之多少全部捐献给社会。据这份材料称，在世界的富人堆里，单就具有慈善、悲悯和关爱之心而言，中国商人是最差的。商人由社会创造而积聚起来的财富，是否可以拿出一些还之于社会？唯金钱、利润至上的商人，是否可以多一点慈善、悲悯与关爱之心？

侯会并没把潘金莲看成一个简单的“淫妇”、“妒妇”，她原也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她的堕落有一个缓缓渐变的过程。从她身上可以看出，当一个女人的人格尊严只能靠经济来维持时，生命的悲剧已经开始了。潘金莲连一件皮袄都那么得之不易，最后只有以自己最擅长的性与淫，来要了西门庆的命。男以西门为戒，女以金莲为戒，可乎？

七

说《红楼梦》是千古名著，几乎不会有人异议；而把背负着“淫书”恶名的《金瓶梅》称为名著，甚至伟大作品，就会有不认同了。有意思的是，除了刘世德认为《金瓶梅》难称其为伟大作品，在文学馆讲“金”的其他学者大多认为，《金瓶梅》确是一部名著。

从时间上看，《金瓶梅》比《红楼梦》早出生了一个半世纪，而且，早在《红楼梦》问世不久，就有人说，《红楼梦》是脱胎于《金瓶梅》。无法否认，《金瓶梅》确实对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产生了直接或深

刻的影响。《金瓶梅》是否名著，它对《红楼梦》是否产生了影响？该如何艺术地看待《金瓶梅》与《红楼梦》？张俊的“漫议”提供了学术的思考。

中国古代小说到《金瓶梅》有了题材上的突破，即通过家史写了一个个人的荣枯，还写了女性群像的命运。在《金瓶梅》之后，家族小说成为小说创作的题材主流。张俊比较了《金瓶梅》与《红楼梦》艺术上及作者女性观的不同，讲了《金瓶梅》与《红楼梦》在情节结构和艺术手法上的创新，以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借鉴、继承和发展。通过一些具体细节的剖析，确实能让人感到，曹雪芹比那位叫兰陵笑笑生的，在艺术造诣和艺术匠心上，胜出多多。尽管如此，张俊还是愿意借郑振铎的话，认为《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因为它的确开了中国小说写家史的先河，堪称中国第一“世情书”。而《红楼梦》无疑是中国古代写实小说的艺术巅峰之作。然而，这又并不意味着后世之作一定超越前世。因为当我们面对前人文学上的天赋时，常常只能望洋兴叹。曾有位作家调侃，说自己写小说，指不定什么时候稍不留神，就会写成《红楼梦》。我想这不是说他觉得自己真有本事超过曹雪芹，而恰恰是觉得《红楼梦》是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面对天才，莫可奈何！

然而，《金瓶梅》与《红楼梦》有一点是共同的，不管笔墨的或浓或淡，都写了家庭的兴衰荣枯，由此也可以看出一条人生的规律性的东西，那就是无节制的欲望终将导致毁灭。无论现代“西门庆”，还是现代“贾府”，也都将难逃这样的命运，古语云：多行不义必自毙！

八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中，世情小说是一个独特的品种，比起志怪、侠义、传奇和神魔小说来，它出现最晚，却一下子打破了小说的传统写法。在中国古代的世情小说中，以《金瓶梅》为真正意义上的开山之作。从《金瓶梅》到《红楼梦》，演绎出世情小说的流变与发展。萧相

